

曼珠斐尔小说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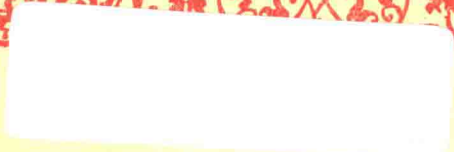
徐志摩译

73
60

國 英
集說小爾斐殊曼
譯摩志徐

局書新北

1927



著者 曼殊斐爾

譯者 徐志摩

發行者

北京東皇城根
北新書局
上海四馬路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目 錄

園會·····	一一四〇
毒藥·····	一一一四
巴克媽媽的行狀·····	一一一八
一杯茶·····	一一二〇
夜深時·····	一一一六
幸福·····	一一三二
一個理想的家庭·····	一一一六
刮風·····	一一二二
曼殊斐爾·····	一一二六

園會

那天的天氣果然是理想的。園會的天氣，就是他們預定的，也沒有再好的了。沒有風，暖和，天上沒有雲點子。就是藍天裏蓋着一層淡金色的霧紗，像是初夏有時的天氣。那園丁天亮就起來，剪草，掃地，收拾個乾淨；草地和那種着小菊花的暗暗的平頂的小花房兒，都閃閃的發亮着。還有那些玫瑰花，她們自個兒真像是懂得，到園會的人們也就只會得賞識玫瑰花兒；這是誰都認得的花兒。好幾百，真是好幾百，全在一夜裏開了出來；那一叢綠綠的全低着頭兒，像是天仙來拜會過他們似的。

他們早餐還沒有吃完，工人們就來安那布蓬子。

「娘，你看這蓬子安在那兒好？」

『我的好孩子，用不着問我。今年我是打定主意什麼事都交給你們孩子們的了。忘了我是你們的娘。只當我是個請來的貴客就得。』

但是梅格總還不能去監督那些工人們。她沒有吃早飯就洗了頭髮，她帶着一塊青的頭巾坐在那裡喝咖啡，潮的黑的髮髻兒貼在她兩邊的臉上。玖思，那胡蝶兒，每天下來總是穿着綢的裡裙，披着日本的花衫子。

『還是你去吧，老臘；你是講究美術的。』

老臘就飛了出去，手裏還拿着她的一塊牛油麵包。

她就愛有了推頭到屋子外面吃東西；她又是最愛安排事情的；她總以為她可以比誰都辦得穩當些。

四個工人，脫了外褂子的，一塊兒站在園裏的道兒上。他們手裡拿着支蓬帳的桿子，一捲捲的帆布，背上掛着裝工具的大口袋兒。他

們的神氣很叫人注意的。老臘現在倒怪怨她自己還拿着那片牛油麵包，可是又沒有地方放，她又不能把他擲了。她臉上有點兒紅，她走近他們的時候；可是她裝出嚴厲的，甚至有點兒近視的樣子。

『早安，』她說，學她娘的口氣。但是這一聲裝得太可怕了，她自己都有點兒難爲情，接着她就像個小女孩子口吃着說，『噯——歐——你們來——是不是爲那蓬帳？』

『就是您哪，小姐，』身子最高的那個說，一個瘦瘦的，滿臉斑點的高個兒，他掀動着他背上的大口袋，把他的草帽望後腦一推，望下來對着她笑。『就是爲那個。』

他的笑那樣的隨便，那樣的和氣，老臘也就不覺得難爲情了。多麼好的眼他有的是，小小的，可是那樣的深藍！她現在望着他的同伴，他們也在笑吟吟的。『放心，我們不咬人的，』他們的笑像在那

兒說。工人們多麼好呀！這早上又是多美呀！可是她不該提起早上；她得辦她的公事。那篷帳。

『我說，把他放在那邊百合花的草地上，怎麼樣呢？那邊不成？』

她伸着不拿牛油麪包的那隻手，點着那百合花的草地。他們轉過身去，望着她點的方面。那小胖子扁着他那下嘴唇皮兒，那高個子縮着眉頭。

『我瞧不合式，』他說，『看的不够明亮。您瞧，要是一個慢天帳子，』他轉身向着老臘，還是他那隨便的樣子，『您得放着一個地氈兒，您一看就會碰的一下打着你的眼，要是您懂我的話。』

這一下可是把老臘朦住了一陣子，她想不清一個做工的該不該對她說那樣的話，碰的一下打着你的眼。她可是很懂得。

『那邊網球場的一個基角兒上呢？』她又出主意。『可是音樂隊也得佔一個基角兒。』

『唔，還有音樂隊不是？』又一個工人說。他的臉是青青的。他的眼睛瞋着那網球場，神氣看的怪難看的，他在想什麼呢？

『就是一個很小的音樂隊，』老臘緩緩的說。也許他不會多麼的介意，要是音樂隊是個小的。但是那高個兒的又打岔了。

『我說，小姐，那個地基兒合式。背着前面那些大樹。那邊兒。』

背那些喀拉噶樹。可是那些喀拉噶樹得讓遮住了。他們多麼可愛，寬寬的，發亮的葉子，一球球的黃果子。他們像是你想像長在一個荒島上的大樹，高傲的，孤單的，對着太陽擎着他們的葉子，果子，冷靜壯麗的神氣。他們免不了讓那蓬帳遮住嗎？

免不了。工人們已經抗起他們的桿子，向着那個地基兒去了。就是那高個兒的還沒有走。他彎下身子去，撿着一小枝的拉芬特草，把他的大姆指與點人指放在鼻子邊，嗅吸了沾着的香氣。老臘看了他那手勢，把什麼喀拉噶樹全忘了，她就不懂得一個做工人會注意到那個東西——愛拉芬特草的味兒。她認識的能有幾個人會做這樣的事。做工人多麼異常的有意思呀，她心裏想。爲什麼她就不能跟做工人做朋友，強如那些粗蠢的男孩子們，伴她跳舞的，星期日晚上來吃夜飯的？他們準是合式的多。

壞處就在，她心裏打算，一面那高個的工人正在一個信封的後背畫什麼東西，錯處就在那些個可笑的階級區別，槍斃或是絞死了那一點子就沒有事兒了。就她自個兒說呢，她簡直的想不着什麼區別不區別。一點兒，一子兒都沒有，……現在木槌子打樁的聲音已經來了。

有人在那兒噓口調子，有人唱了出來，『你那兒合式不合式，瑪代？』
『瑪代！』那要好的意思，那——那——她想表示她多麼的快活，讓
那高個兒的明白她多麼的隨便，她多麼的瞧不起蠢笨的習慣，老臘就
拿起她手裏的牛油麪包來，很勁的齧了一大口，一面她瞪着眼看她的
小畫。她覺得她真是個做工的女孩子似的。

『老臘老臘，你在那兒？有電話，老臘！』一個聲音從屋子裏叫
了出來。

『來——了！』她就燕子似的掠了去，穿草地，上道兒，上階沿
兒，穿走廊子，進門兒，在前廳裏她的爹與老利正在刷他們的帽子，
預備辦事去。

『我說，老臘，』老利快快的說，『下半年以前你替我看看我的
褂子，成不成？看看要收拾不要。』『算數，』她說。忽然她自個兒

忍不住了。她跑到老利身邊。把他小小的，快快的擠了一下。『噫，我真愛茶會呀，你愛不愛，』老臘喘着氣說。

『可——不是，』老利親密的，孩子的口音說，他也拿他的妹妹擠了一下，把她輕輕的一推。『忙你的電話去，小姐。』

那電話。『對的，對的；對呀。開弟？早安，我的乖。來吃中飯？一定來，我的乖。當然好極了。沒有東西，就是頂隨便的便飯——就是麵包壳兒，碎 Meringue-Shells 還有昨天賸下來的什麼。是，這早上天氣真好不是？等一等——別掛。娘在叫哪。』老臘坐了下來。

『什麼，娘？聽不着。』

薛太太的聲音從樓梯上漂了下來。『告訴她還是戴她上禮拜天戴的那頂漂亮帽子。』

『娘說你還是帶你上禮拜天戴的那頂漂亮帽子，好。一點鐘，再

會。」

老臘放回了聽筒，手臂望着腦袋背後一甩，深深的呼了一口氣，伸了一個懶腰，手臂又落了下來。「呼」，她歎了口氣，快快的重複坐正了。她是靜靜的，聽着。屋子裏所有的門戶像是全打得大開似的。滿屋子只是輕的，快的腳步聲，流動的口音。那扇綠布包着的門，通廚房那一帶去的，不住的擺着，塞，塞的響。一會兒又聽着一個長長的，氣呼呼的怪響。那是他們在移動那笨重的鋼琴，圓轉腳兒擦着地板的聲音。但是那空氣！要是你靜着聽，難道那空氣總是這樣的？小小的，軟弱的風在鬧着頑兒，一會兒望着窗格子頂上衝了進來，一會兒帶了門兒跑了出去。還有兩小點兒的陽光也在那兒鬧着頑，一點在墨水瓶上，一點在白銀的照相架上。乖乖的小點子。尤其是在墨水瓶蓋上的那一點。看的頂親熱的。一個小小的，熱熱的銀星

兒。她去親吻他都成。

前門的小鈴子丁的丁的響了，接着沙第印花布裙子窸窣的上樓梯。一個男子的口音在含糊的說話，沙第答話，不使勁的，『我不知道呀。等着。我來問問薛太太。』

『什麼事，沙第？』老臘走進了前廳。

『爲那賣花的，老臘小姐。』

不錯，是的。那邊，靠近門兒，一個寬大的淺盤子，裏面滿放着一盆盆的粉紅百合花兒。就是一種花。就是百合——「肯那」百合，大的紅的花朵兒，開得滿滿的，亮亮的，在鮮艷的，深紅色花梗子上長着，簡直像有靈性的一樣。

『噯——噯，沙第！』老臘說，帶着小小的哭聲似的。她蹲了下去，像是到百合花的光炎裏去取煖似的；她覺着他們是在她的手指

上，在她的口唇上，在她的心窩裏長着。

『錯了，』她軟音的說。『我們沒有定要這麼多的。沙第，去問娘去。』

但是正在這個當兒薛太太也過來了。

『不錯的』，她靜靜的說。『是我定要的。這花兒多麼可愛？』她擠緊着老臘的臂膀。『昨天我走過那家花鋪子，我在窗子裏看着了。我想我這一次總要買他一個痛快。園會不是一個很好的推頭嗎？』

『可是我以爲你說過你不來管我們的事。』老臘說。沙第已經走開了，送花來的小工還靠近他的手車站在門外。她伸出手臂去繞着她娘的項頸，輕輕的，很輕輕的，她咬着他娘的耳朵。

『我的乖孩子，你也不願意有一個過分刻板的娘不是？別孩子

氣。挑花的又來了。」

他又拿進了很多的百合花，滿滿的又是一大盤兒。「一條邊的放着，就在進門那兒，門框子的兩面，勞駕」，薛太太說。「你看好不好，老臘？」

「好，真好，娘。」

在那客廳裏，梅格，玖思，還有那好的小漢士，三個人好不容易把那鋼琴移好了。

「我說，把這櫃子靠着牆，屋子裏什麼都搬走，除了椅子，你們看怎麼樣？」

「成。」

「漢士，把這幾個桌子搬到休息室裏去，拿一把簾子進來把地毯上的桌腿子痕子掃了——等一等，漢士，——」玖思就愛吩咐底下

人，他們也愛聽她。她那神氣就像他們一塊兒在唱戲似的。「要太太老臘小姐就上這兒來。」

『就是，玖思小姐。』

她又轉身對梅格說話。「我要聽聽那琴今天成不成，回頭下半年他們也許要我唱。我們來試試那『This life is weary』」

彭！他！他，氏！他！那琴聲突然狠熱烈的響了出來，玖思的面色都變了。她握緊了自己的手。她娘同老臘剛進來，她對他們望着。一臉的憂鬱，一臉的奧妙。

這樣的生活是疲——倦的，

一朵眼淚，一聲歎氣。

愛情也是要變——心的

這樣的生活是疲——倦的，